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七

立七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晡利多品箭毛經上第六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人而受夏坐

立七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徃至孔雀林異學園中爾時孔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箭毛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衆所敬重領大徒

衆五百異學之所尊也彼在大眾喧鬧競亂放高大音聲說種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鬪論食論衣服論婦人論童女論姪女論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彼共集坐論如是比畜生之論異學箭毛遙見佛來勑已衆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門瞿曇來彼衆默然常樂默然稱說默然彼若見此衆默然者或來相見異學箭毛令衆默然已自然默住世尊徃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毛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來沙門瞿曇沙門

瞿曇久不來此願坐此座世尊便坐異學箭毛所敷之座異學箭毛則與世尊共相問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世尊如是再三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亦再三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再三其欲聞者今當說之瞿曇我等與拘薩羅國衆多梵志悉共

集坐拘薩羅學堂說如是論鶩伽摩竭提國人有大善利齋伽摩竭提國人得大善利如此大福田衆在王舍城共受夏坐謂富蘭迦葉所以者何瞿曇富蘭迦葉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衆所敬重領大徒衆五百異學之所尊也於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尼捷親子波復迦栴阿夷多雞舍劍婆利瞿曇阿夷多雞舍劍婆利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衆所敬重領大徒衆五百異學之所尊也於

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向者亦論沙門瞿曇此  
沙門瞿曇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衆  
所敬重領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之所尊  
也亦在此王舍城共受夏坐瞿曇我等復作  
是念今此諸尊沙門梵志誰爲弟子所恭敬  
尊重供養奉事耶非爲弟子法罵所罵亦無  
弟子難師此一向不可不相應不等說已便  
捨而去瞿曇我等復作是念此富蘭迦葉不  
爲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爲弟子法罵  
所罵衆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

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富蘭迦葉數在  
弟子衆舉手大喚汝等可住無有人來問汝  
等事人問我事汝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  
事而弟子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師說事  
訖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富蘭迦葉不  
爲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爲弟子法罵  
立七  
所罵衆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  
等說已便捨而去如是摩息加利瞿舍利子  
婆若鞞羅遲子尼捷親子波復加旃阿夷多  
雞舍劔婆利瞿曇我等作如是念此阿夷多

雞舍劔婆利不爲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爲弟子法罵所罵衆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阿夷多雞舍劔婆利數在弟子衆舉手大喚汝等可住無有人來問汝等事人問我事汝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而弟子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師說事訖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阿夷多雞舍劔婆利不爲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爲弟子法罵所罵衆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

便捨而去瞿曇我等復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爲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不爲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沙門瞿曇數在大衆無量百千衆圍遶說法於中有一人鼾眠作聲又有一人語彼人曰莫鼾眠作聲汝不欲聞世尊說微妙法如甘露耶彼人即便默然無聲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沙門瞿曇爲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不爲弟子法罵所罵亦無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

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世尊聞已問異學箭毛曰優陀夷汝見我有幾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見瞿曇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云何爲五沙門

立十

四

瞿曇蘆衣知足稱說蘆衣知足若沙門瞿曇鹿衣知足稱說蘆衣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一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曇蘆食知足稱說蘆食

沙門瞿曇蘆住止牀座知足稱說蘆住止牀座知足若沙門瞿曇蘆住止牀座知足稱說蘆住止牀座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四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曇宴坐稱說宴坐若沙門

瞿曇宴坐稱說宴坐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不以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我所持衣隨聖刀割截染汙惡色如是聖衣染汙惡色優陀夷或我弟子謂盡形壽衣所棄捨糞掃之衣亦作是說我世尊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衣知足故稱說我者

立七五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復次優陀夷我食粳糧成熟無麁無量雜味優陀夷或我弟子盡其形壽而行乞食所棄捨食亦作是說我世尊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食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復次優陀夷我食如一鞞奉事我亦不相隨復次優陀夷我弟子食如一拘羅食或如半鞞羅優陀夷我弟子食如一拘施或如半拘施亦作是說我世尊少食稱說少食優陀夷若我弟子因少食故稱說我者

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復次優陀夷我或住高樓或住棚閣優陀夷或我弟子隨彼過九月十月一夜於露處宿亦作是說我世尊麤住止牀座知足稱說住止牀座知足優陀夷若我弟子因麤住止牀座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優陀夷我無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復更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云何爲五優陀夷我有

宴坐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優陀夷我無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復更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云何爲五優陀夷我有

弟子謂無上戒稱說我世尊行戒大戒如所說所作亦然如所作所說亦然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戒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陀夷我有

弟子謂無上智慧稱說我世尊行智慧極大

智慧若有談論來相對者必能伏之謂於正法律不可說於自所說不可得說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智慧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無上知見稱說我世尊遍知非不知遍見非不見彼爲弟子說法有因非無因有緣非無緣可答非不可答有離非無離優陀夷若我弟子因無上知見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獸愛箭而來問

我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我即答彼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優陀夷若我弟子而來問我我答可意令歡喜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陀夷我爲弟子或說宿命智通作證明達或說漏盡智通作證明達優陀夷若我弟子於此正法律中得受得度得至彼岸無疑無惑於善法中無有猶豫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是謂我更有五法今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

不離於是異學箭毛即從座起偏袒著衣又手向佛白曰瞿曇甚奇甚特善說妙事潤澤我體猶如甘露瞿曇猶如大雨此地高下普得潤澤如是沙門瞿曇爲我等善說妙事潤澤我體猶如甘露世尊我已解善逝我已知

世尊我今日自歸於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晡利多品箭毛經下第七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迦蘭哆園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往至孔雀林異學園中爾時孔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箭毛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衆所敬重領大徒衆五百異學之所尊也彼在大衆喧鬧嬉亂放高大音聲說種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闍論食論衣服論婦人論童女論婬女論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彼共集坐

說如是比畜生之論異學箭毛遙見佛來勑  
已衆曰汝等默然住彼沙門瞿曇來彼衆默  
然常樂默然稱說默然後若見此衆默然者  
或來相見異學箭毛令衆默然已自然默然住  
立七  
世尊往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毛即從座起  
八  
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來沙門瞿曇沙  
門瞿曇久不來此願坐此座世尊便坐異學  
箭毛所敷之座異學箭毛便與世尊共相問  
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  
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答曰瞿曇且置

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  
難世尊如是再三問曰優陀夷向論何等以  
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亦再三答曰瞿  
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此論  
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再三其欲聞者今  
當說之瞿曇我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  
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有說實有薩云然一  
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我往問事然猶  
不知瞿曇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世尊問曰  
優陀夷汝有策慮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

地有智慧有辯才誰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  
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汝往問事而彼不知  
耶異學竺前毛答曰瞿曇謂當闡迦葉是所以  
者何瞿曇富蘭迦<sup>立七</sup>自說實有薩云然一切  
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也我有策慮有思  
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我住  
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是故我作是念此  
等耶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婆若鞞羅遲  
子尼捷親子波復迦旃阿夷多雞舍劍婆利  
瞿曇阿夷多雞舍劍婆利自說實有薩云然

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無餘見也我有策慮  
有思惟住策慮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  
我往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是故我作是念此  
是何等耶瞿曇我復作是念若我當往詣沙  
問瞿曇所問過去事者沙門瞿曇必能答我  
過去事也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問未來事  
者沙門瞿曇必能答我未來事也復次若我  
隨所問沙門瞿曇事者沙門瞿曇必亦答我  
隨所問事世尊告曰優陀夷止止汝長夜異  
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

義優陀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緣憶無量過去  
本昔所生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  
無量成敗劫衆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  
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  
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  
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主如是飲食  
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  
彼來問我過去事我答彼過去事我亦往問  
彼過去事彼亦答我過去事我隨所問彼事  
彼亦答我隨所問事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

謂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  
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  
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  
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誣謗聖人邪見成就  
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  
獄中若此衆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  
不誣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  
立七  
壞命終必昇善處得生天中彼來問我未來  
事我答彼未來事我亦往問彼未來事彼亦  
答我未來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

問事異學箭毛白曰瞿曇若如是者我轉不知我轉不見轉癡墮癡謂沙門瞿曇如是說優陀夷止止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優陀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緣憶無量過去本昔所生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重成敗劫衆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

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彼來問我過去事我答彼過去事我亦徃問彼過去事彼亦答我過去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復次優陀夷我有弟子謂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徃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誣謗聖人邪見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意惡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衆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誣謗聖人正見成

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生善處得  
生天中彼來問我未來事我答彼未來事我  
亦往問彼未來事彼亦答我未來事我隨所  
問彼事彼亦答我隨所問事瞿曇我於此生  
作本所作得本所得尚不能憶況復能憶有  
因有緣無量本昔所生事耶瞿曇我尚不能  
見飄風鬼況復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  
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如與不妙趣至善處  
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耶  
瞿曇我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問我從師學法

者儻能答彼今可意也世尊問曰優陀夷汝  
從師學其法云何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彼說  
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世尊問曰偈  
陀夷何等色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若色更  
無有色最上最妙為最勝也彼色最勝彼色  
最上世尊告曰優陀夷猶如有人作如是詮  
者此國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  
是問者若知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  
如是生耶為長短麤細為白黑為不白不黑  
烏利利女為梵志居士工師女為東方南方

西方北方耶彼人答曰我不知也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國中有女最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長短麤細白黑不白不黑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如是優陀夷汝作是說立七  
十二彼說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汝彼色然不知也異學箭毛白曰瞿曇猶如紫磨  
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淨藉以白練安著目中其色極妙光明照曜及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光明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曜及然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然燈光明於螢火蟲光明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世尊告曰

優陀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紫磨金精藉以白練安著目中其色極妙光明照曜及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光明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曜及然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然燈光明於螢火蟲光明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

謂然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曜及然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然大木積火之光明於然油燈光明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然大木積火在夜

立七

十三

闇中光明照曜及太白星平旦無晉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太白星光於然大木積火光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然大木積火在夜

晉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月殿光明於太白星光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陀夷於意云何謂月殿光夜半無晉光明照曜及日殿光秋時向中天淨無晉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日殿光明於月殿光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告曰優陀夷多有諸天今此日月雖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諸天光明也我昔曾與諸天共集共彼論事

我之所說可彼天意然我不作是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優陀夷而汝於螢火蟲光色最弊最醜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已不知異學箭毛白曰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世尊問曰優陀夷汝何意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作是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沙門瞿曇今善檢我善教善訶令我虛妄無所有也瞿曇是故我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異

學箭毛語曰瞿曇後世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世尊問曰優陀夷云何後世一向樂云何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或有一離殺斷殺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瞿曇是謂後世一向樂是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優陀夷於意云何若有離殺斷殺彼爲一向樂爲雜苦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是雜苦也若有一離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彼爲一向

樂爲雜苦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是雜苦也世尊問曰優陀夷非爲如是雜苦樂道跡作世證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如是雜苦樂道跡作世證也異學箭毛白曰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世尊問曰優陀夷汝何意故作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向者說後世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沙門瞿曇今善檢我善教善訶令我虛妄無所有也瞿曇是故我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世尊

告曰優陀夷世有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也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世一向樂云何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世尊答曰優陀夷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不共五七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彼離於喜欲捨無

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  
念樂住空得第三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戒等  
心等見等也優陀夷是謂世一向樂異學箭  
毛問曰瞿曇世中一向樂唯極是耶世尊答  
曰世中一向樂不但極是也優陀夷更有

道跡一向作世證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  
是更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世尊答曰優  
陀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  
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  
見等也彼覺觀已息內靜一心無覺無觀定

生喜樂得第二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  
等見等也彼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  
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第  
三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戒等心等見等也優  
陀夷是謂一道跡一向作世證異學箭毛問  
曰瞿曇沙門瞿曇弟子爲此世一向樂故一  
道跡一向作世證故從沙門瞿曇學梵行耶  
世尊答曰優陀夷我弟子不爲世一向樂故  
亦不爲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故從我學梵行  
也優陀夷更有最上最妙最勝爲作證故我

弟子從我學梵行也於是彼大衆放高大音  
聲彼是最上最妙最勝爲作證故沙門瞿曇  
弟子從沙門瞿曇學梵行也於是異學箭毛  
勑已衆令默然已白曰瞿曇云何最上最妙  
最勝爲作證故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瞿曇

立七

十六

學梵行耶世尊答曰優陀夷比丘者樂滅苦

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

禪成就遊優陀夷是謂最上最妙最勝爲作  
證故我弟子從我學梵行也於是異學箭毛  
即從座起欲稽首佛足於是異學箭毛諸弟

子異學梵行者白異學箭毛曰尊今應作師  
時欲爲沙門瞿曇作弟子耶尊不應作師時  
爲沙門瞿曇作弟子也是爲異學箭毛諸弟  
子學梵行者爲異學箭毛而作障礙謂從世  
尊學梵行也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晡利多品鞞摩那修經第八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  
園爾時異學鞞摩那修中後彷徉往詣佛所  
相問訊已問曰瞿曇最色最最色瞿曇最色

世尊問曰迦旃何等色耶異學鞞摩那修答  
曰瞿曇若色更無有色最上最妙最勝瞿曇  
彼色最勝彼色最上世尊告曰迦旃猶如有人  
作如是說若此國中有女最妙我欲得彼  
彼若有人如是問者君知國中立七  
十一有女最妙如  
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爲長短麤細爲白黑  
爲不白不黑爲刹利女爲梵志居士工師女  
爲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彼人答曰我不知  
也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國中有女最妙如  
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長短麤細白黑不白不

黑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  
北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如是迦旃  
汝作是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  
上問汝彼色然不知也異學鞞摩那修白曰  
瞿曇猶如紫磨極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  
淨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曜  
如是瞿曇我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  
色最上世尊告曰迦旃我今問汝隨所解答  
迦旃於意云何謂紫磨金淨藉以白練安著  
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曜及螢火蟲在夜闇

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  
鞞摩那修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  
光明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  
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曜及然油燈  
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  
最勝耶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然燈光明  
於螢火蟲光明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問曰迦  
旃於意云何謂然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  
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鞞摩那修

答曰瞿曇然大木薪火之光明於然油燈光明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問曰迦栴於意云何謂然大木薪火在夜闇中光明照曜及太白星平旦無暉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太白星光於然大木薪火光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問曰迦栴於意云何謂太白星平旦無暉光明照曜及月殿光夜半無暉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月殿光明於太白星光最上爲最勝也

世尊問曰迦栴於意云何謂月殿光夜半無  
曬光明照曜及日殿光秋時向中天淨無曬  
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爲最勝耶異  
學鞞摩那修答曰瞿曇日殿光明於月殿光  
最上爲最勝也世尊告曰迦栴多有諸天今  
此日月雖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  
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諸天光明也我  
昔曾與諸天共集共彼論事我之所說可彼  
天意然我不作是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  
勝彼色最上迦旃而汝於螢火蟲光色最弊

最醜說彼妙色最妙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問已不知於是異學鞞摩那修爲世尊面訶  
責已內懷憂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  
伺於是世尊面訶責已復欲令歡喜告曰迦  
栴有五欲功德可喜意念愛欲相應樂眼知  
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迦栴色或  
有愛者或不愛者若有一人彼於此色可意  
稱意樂意足意滿願意彼於餘色雖最上最  
勝而不欲不思不願不求彼於此色最勝最  
上迦栴如是聲香味迦栴觸或有愛者或不

愛者若有一人彼於此觸可意稱意樂意足  
意滿願意彼於餘觸雖最上最勝而不欲不  
思不願不求彼於此觸最勝最上於是異學  
鞞摩那修叉手向佛白曰瞿曇甚奇甚特沙  
門瞿曇為我無量方便說欲樂欲樂第一瞿  
曇猶如因草火然木火因木火然草火如是  
沙門瞿曇為我無量方便說欲樂欲樂第一  
世尊告曰止止迦栴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  
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迦栴謂我  
弟子初夜後夜常不眠卧正定正意修習道

品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如真彼盡知我所說於是異學鞞摩那修向  
佛瞋恚生憎嫉不可欲誣謗世尊欲墮世尊  
如是誣謗世尊如是墮世尊語曰瞿曇有沙  
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  
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曇我如是念云  
何此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亦不知世後際  
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於是

世尊便作是念此異學鞞摩那修向我瞋恚  
生憎嫉不可欲誣謗我欲墮於我如是誣謗  
我如是墮我而語我曰瞿曇有一沙門梵志  
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死而  
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辨  
立七  
不更受有知如真瞿曇我作是念云何此沙  
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  
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辨不更受有知如真耶世尊知已告曰  
迦栴若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  
二十

際不知無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  
應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迦栴我如是  
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不憶一生我弟子  
比丘來不諛詣無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  
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栴猶如嬰  
孩童子少年柔軟仰向卧父母縛彼手足彼  
於後轉大諸根成就父母解彼手足彼唯憶  
解時不憶縛時也如是迦栴我如是說置世  
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

來不諛謔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梅譬如若因油因炷而然燈也無人益油亦不易炷者前油已盡後不更益無所受已自速滅也如是迦梅

<sup>立七</sup>

<sup>廿一</sup>

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

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謔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梅猶如十木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木聚以火燒之炯然俱熾遂見火焰彼無有人更益草木糠糞掃者前薪已盡後不更益無

所受已自速滅也如是迦梅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謔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說此法時異學鞞摩那修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異學鞞摩那修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更無餘尊不復由他斷疑度惑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稽首佛足白曰世尊願得從佛出家學道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世尊告曰善來比丘行梵行也異學從佛得出家學道

即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尊者鞞摩那修出  
家學道受具足已知法見法乃至得阿羅漢  
佛說如是尊者鞞摩那修及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七

廿二

廿二

音釋

鼾	許干切	卧	割	割居曷切	斷也害也
			截	截昨結切	亦斷也
糧	穀居行切	正	作糲	稻之不粘者	麌
曰	糲	正	作糧	穀食也	古
麥	呂張切				益
也	薄庚切				
棚	開古落切				
閣	謂棧閣也				
策	楚革切				
也	籌也				
積	諱大				
也	積子智				
正	正				
聚	聚也				
也	積也				

永樂北藏

中阿含經

第五六冊